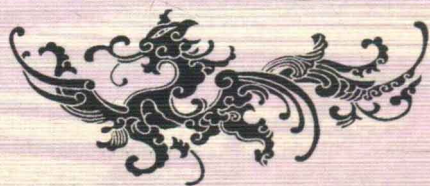


陈淑梅 著

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淑梅 著

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 / 陈淑梅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61-1737-8

I. ①鄂… II. ①陈… III. ①西南官话-方言研究-
湖北省 IV. ①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4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纪桂英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427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志趣

——序陈淑梅《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

陈淑梅《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构思谋篇之时，脑中总是呈现两句话：淑梅求学之路，弯如山溪；淑梅为学之志，恒若山石。

淑梅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读语言学硕士，我与她有师生之谊。当时的学生都来自天南地北，年龄可有叔侄之差，但都重道好学，与我亦师亦友。淑梅生活在大别山中，爬惯了大山，更不惧学山，背负成人学习的特有艰难，获取了硕士学位，又获取了博士学位，由一个山区师范的讲师成长为大学教授。这是一条充满求学奇迹的道路！

淑梅的学术“根据地”是鄂东方言研究。早在1989年就出版处女作《湖北英山方言志》，二十多年，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研究鄂东方言，成果接踵，今日又产新品。我曾经研究过汉语的量范畴，从做过这方面研究的人的角度看，《鄂东方言量范畴研究》不仅把量范畴研究带进了方言学，而且对量范畴的研究本身也有很多扩展，比如对事物量、空间量、时间量、行为量、程度量等五种次范畴的仔细界定，比如对虚量、约量、主观量等特殊现象的条分缕析等。理论与事实互参，形式与意义关联，共时与历时兼通，共同语与方言并举，读来颇具学术趣味。

说是“学术趣味”，便意味着很多人可能读来无趣，因为学术总是少数人的事业。其实选择学术，可说是人生幸事。

因为学术可使人具有“双重生命”，除自然生命外，还有学术生命，亦即学人独特的“精神家园”。学术生命不仅取决于自然生命的长度，更取决于自己学术的影响力，即学术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传播力。学术生命甚至还与生徒相关，徒子徒孙代代延续，学术思想便代代相传。

因为学术把“公”与“私”结合得异常紧密，紧密得如同纸张的正反面。学术常伴随着名利，然而“追名逐利”的“自私”学术会转化为“大公”。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成果一经面世，便具有社会普惠功能。

因为通过学术，学者可以与历史自觉关联，成为精神生产群体之一员；

通过学术，学者可以同社会自觉关联，学术贡献成为社会文化之一部；通过学术，学者又同未来相关联，个人思想成为子孙后代之遗产。

大别山有界，但学无止境。期待着淑梅更多具有学术魅力的新作。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2012年7月28日

目 录

0 导言	(1)
0.1 国内外关于量范畴的研究状况	(1)
0.2 本书的研究	(3)
0.2.1 本书的内容	(3)
0.2.2 本书研究思路和意义	(3)
0.2.3 本书语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鄂东概况	(7)
1.1 鄂东人文地理	(7)
1.1.1 概述	(7)
1.1.2 历史沿革	(7)
1.1.3 地势地貌	(8)
1.2 鄂东方言特点	(9)
1.2.1 鄂东方言语音特点	(9)
1.2.2 鄂东方言主要语法特点	(33)
1.3 助词	(45)
1.3.1 表可能的“得”	(46)
1.3.2 表示状态的“得”	(49)
1.3.3 表程度的“得”	(50)
1.3.4 表结果的“得”	(51)
第二章 鄂东方言的事物量	(61)
2.1 事物量及其词语	(61)
2.1.1 关于事物量	(61)
2.1.2 事物量词语	(62)
2.2 事物量词的来源	(71)
2.2.1 历时来源	(72)
2.2.2 共时来源	(75)
2.3 事物量词的特点	(78)
2.3.1 事物量词的有界性	(78)

2.3.2 事物量词的多义性	(80)
2.3.3 事物量词的选择性	(81)
2.3.4 事物量词的语法特点	(81)
2.4 事物量对句法的制约作用	(84)
2.4.1 事物量对动宾结构的制约	(84)
2.4.2 事物量对疑问句的制约	(85)
2.4.3 对存现句的制约	(85)
第三章 鄂东方言的时间量	(87)
3.1 时间量词语	(87)
3.1.1 时量词语	(88)
3.1.2 时点词语	(88)
3.1.3 时点词语与时量词语的区别	(89)
3.1.4 约量时间词语	(90)
3.2 时间词语的位置与动词的类型	(92)
3.2.1 时点词语的位置与动词的类型	(93)
3.2.2 时量词语的位置与时间量	(93)
3.3 时间量的类别与表达手段	(95)
3.3.1 时间量的类别	(95)
3.3.2 时间量的表达手段	(96)
3.4 鄂东方言俗语中的时间量	(120)
3.4.1 时量词语	(120)
3.4.2 时点词语	(121)
第四章 鄂东方言的空间量	(122)
4.1 空间量词语和标指词语	(122)
4.1.1 空间量词语	(122)
4.1.2 指标词语	(123)
4.2 空间量的表达方式	(124)
4.2.1 空间表达方式	(124)
4.2.2 距离的表达方式	(128)
4.2.3 比较的表达方式	(129)
第五章 鄂东方言的行为量	(134)
5.1 行为量词语	(134)
5.1.1 专用行为量	(134)
5.1.2 借用名词为行为量词	(140)
5.2 关于行为量的“带一脚”结构	(144)

5.2.1 “带一脚”的表意特征	(144)
5.2.2 “带一脚”的语境差异	(146)
5.3 行为量的“数+量+O”格式	(147)
5.3.1 “数+量+O”格式的构成	(147)
5.3.2 “数+量+O”结构的特点	(149)
5.3.3 “数+量+O”结构与双宾语的关系	(150)
5.3.4 “数+量+O”结构的表意特征	(151)
5.3.5 “数+量+O”结构的价值取向	(153)
第六章 鄂东方言的程度量	(155)
6.1 形容词与程度量	(155)
6.1.1 状态形容词的程度量	(155)
6.1.2 性质形容词的程度量	(160)
6.2 动词的程度量	(175)
6.2.1 “VV 式儿”的格式	(175)
6.2.2 “V 下儿”的格式	(176)
6.2.3 “一点儿不 V”的格式	(178)
第七章 主观量	(179)
7.1 主观量 ¹	(180)
7.1.1 主观大量	(181)
7.1.2 主观小量	(201)
7.2 主观量 ²	(214)
7.2.1 主观满意量	(215)
7.2.2 主观不满意量	(220)
7.2.3 主观量的来源	(226)
第八章 虚量和约量	(233)
8.1 虚量	(233)
8.1.1 虚量词语	(233)
8.1.2 虚量格式	(235)
8.2 约量	(236)
8.2.1 使用约数词语	(237)
8.2.2 两数组合表示约量	(246)
8.2.3 非数量词语与数量的组合	(248)
第九章 重叠与量	(252)
9.1 名词的重叠与空间量	(253)
9.1.1 “AA”的重叠形式	(253)

9.1.2 “AA 儿的”重叠形式	(255)
9.1.3 “AABB 的/AABB 儿的”重叠形式	(256)
9.2 量词的重叠与主观量	(257)
9.2.1 AA 式	(257)
9.2.2 “一 AA 儿的”式	(259)
9.2.3 A 数 A 儿的式	(260)
9.3 动词的重叠与行为量	(261)
9.3.1 “VV 式儿”式	(262)
9.3.2 “AABB”的重叠格式	(265)
9.3.3 “VV 式儿”与“AABB 的”两种形式的主要区别	(267)
9.4 形容词重叠与程度量	(268)
9.4.1 VV 式儿	(268)
9.4.2 X 儿的	(269)
附录 1 鄂东方言常用量词与名词搭配表	(274)
附录 2 鄂东方言行为量词语搭配表	(293)
附录 3 鄂东方言含量范畴的俗语、谚语	(297)
附录 4 鄂东方言含量范畴的歇后语	(340)
参考文献	(355)
后记	(363)

0 导 言

鄂东包括湖北东部的英山、罗田、浠水、黄梅、蕲春、武穴、红安、麻城、团风等 9 个县市以及黄州、龙感湖 2 个区, 位于鄂、豫、皖、赣四省交汇处, 其方言早已为学者们所重视, 30 年代, 赵元任、丁声树先生将鄂东方言划归第二区。并指出: “这第二区可算作典型的楚语——如果要独立一种楚语的名目的话。”^①《中国语言地图集》将该区划归江淮官话的黄孝片。无论“楚语”概念也好, 还是“黄孝片”概念也好, 其方言颇具特色, 与邻近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方言和北方官话既有相同之处, 也有明显的差异。詹伯慧认为: “湖北鄂东一带的‘楚语’, 跟汉口为代表的‘西南方言’固然大不相同, 跟东面的‘江淮方言’又难以归到一起。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一系列圆唇舌尖后元音 y 及以 y 起头的一类韵, 声调一般六个, 入声自成一类而去声分阴阳。‘楚语’通行的地域达 20 个县以上, 是很值得注意的。”^②鄂东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与普通话都有差异, 笔者另有论著讨论, 本书只研究鄂东方言的量范畴。

0.1 国内外关于量范畴的研究状况

国内外对于量范畴的研究, 过去只停留在对量词的研究上。公开发表(出版)的量词的文章(著述)有 559 篇(本), 其中方言的文章有 78 篇。但是真正研究汉语的量范畴是从 90 年代开始, 研究的文章只有 51 篇, 著述只有一部。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 对空间量的研究: 龙涛^③(2004)中提出了名词具有空间量的观点, 李宇明^④(2000)对空间量的概念有明确的界定和研究范围。(2) 对主观量的研究: 陈小荷^⑤(1994)

① 赵元任、丁声树:《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1569 页。

②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第 98 页。

③ 龙涛:《量词对名词空间义的表达》,《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④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52 页。

⑤ 陈小荷:《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1994 年第 4 期。

提出了“就”、“才”、“都”表达主观量的情况,王弘宇^①(1996)讨论了“仅,就”这种格式的主观量问题,李宇明^②(2000)论述了主观量的成因来源于量的“异态”或量的“感染”,张一舟^③(2001)讨论了成都话主观量范畴的特殊表达形式。(3)对约量的研究:吕叔湘^④(1995)研究了现代汉语的约量词语“些”和“点”,江蓝生^⑤(1984)提出了约量的“来”最初的意义只是表明一个数量的范畴,即不超过某数(等于某数或比某数略少),李宇明^⑥(2000)对约量进行了扩展研究,陈淑梅^⑦(2004)对约量结构“X把”进行了研究。(4)对程度量的研究:沈家煊^⑧(1997)提出:表示程度的状态形容词“几乎都是从形容词通过重叠、附加前后缀、前加程度副词等方式表示的,朱德熙^⑨(1956)提出:表大量或小量和句法位置有一定的关系,王国桢^⑩(2004)认为形容词AA式重叠总是表量的增加;张国宪^⑪(1996)研究了形容词的表量范畴。综观前人对量范畴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研究的内容由局部趋于全面;第二,研究的深度由简略趋于深化;第三,研究的方法由静态趋于动态;第四,研究的范围由纯语言的研究进而联系社会原因。前人对量范畴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对量词的研究成果较多,对量范畴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第二,从研究的对象看,对普通话的研究较多,对方言的研究较少。第三,从研究方法看,只在量范畴语法事实的层面上进行观察和描写,而没有对观察和描写的结果进行解释,没有从语法事实中发掘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第四,从研究角度看,语义平面研究的比较多,而忽视语法、语用平面上的研究;研究多从本体入手,单纯对某一语言现象的描写,而忽视不同方言间的比较研究。第五、从研究的地域来看,研究粤方言以及西南官话的成都、重庆、贵州量范畴文章较多,研究鄂东方言的量范畴极少,这些研究的不足就为我们对鄂东方言的量范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本书对鄂东方言量范畴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能弥补汉语方言量范畴研究专

① 王弘宇:《“仅……,就……”格式的形式、意义和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李宇明:《主观量的成因》,《汉语学习》1997年第5期。

③ 张一舟:《成都话主观量范畴的特殊表达形式》,《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④ 吕叔湘:《“些”和“点”》,《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402页。

⑤ 江蓝生:《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第145—153页。

⑥ 李宇明:《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101页。

⑦ 陈淑梅:《谈约量结构X把》,《语言研究》2004年第4期。

⑧ 沈家煊:《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第242—250页。

⑨ 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年第1期,第83—111页。

⑩ 王国桢:《形容词AA式重叠与量范畴》,《汉语学习》2004年第4期。

⑪ 张国宪:《形容词的记量》,《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4期。

著的空白。不仅有利于人们全面认识方言量范畴,把握汉语方言的整体面貌,推进汉语方言学和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同时对于真正建立起一套结合我国实际的量范畴理论、方法和体系将是一个较大的贡献。

0.2 本书的研究

0.2.1 本书的内容

本书,在内容上,分为八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二至六章从纵向讨论量范畴系统:事物量、空间量、时间量、行为量、程度量等。事物量主要是计算事物的数量的量范畴,在语言中主要与事物量词、“有界”名词有关;空间量是计量物体的长度、宽度、高度等三维空间上维数的多少、大小、比例关系以及事物距离的量范畴,主要用表示空间的名词和量词表达;时间量是与事物、性状、事件有关系的量范畴,主要用时间词语表达;行为量是计量行为动作的力度、活动的幅度、反复次数和持续的长短的量范畴,主要用行为量词语表达;程度量是性状事物的量性质,主要用附加前后缀的状态形容词和程度副词修饰性质形容词的方式来表达。七至八章从横向上探讨量的表达方式:主观量、虚量、约量等。主观量指的是用一定的语法手段表达说话人对数量的一种主观评价,依据对量的评价结果可分为主观量¹、主观量²;约量是表示大概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浮动性的量,主要用表约量的数词、数词组合、量词组合或数量组合来表达。对虚量、约量、主观量的讨论,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量范畴的各种表达方式;正文中七章内容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或从宏观上论述量范畴的理论,或从中观上研究一类有关量范畴的现象,或从微观上分析某些具有表达量的功能的手段和句法格式。它大化了“量”的内涵,将量范畴投射到了其他语义范畴,具有“量”所不及的覆盖率和渗透性。

正文后有四个附录:附录一:鄂东方言常用量词与名词搭配表;附录二:鄂东方言借用行为量词语表;附录三:鄂东方言含量的俗语和谚语;附录四:鄂东方言含量的歇后语。附录对正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有利于人们对鄂东方言的量范畴的全面了解。

0.2.2 本书研究思路和意义

0.2.2.1 本书的研究思路

在研究思路,采取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向,即从意义入手,再涉及语法形式。采取从语义到语形的研究路向,对鄂东方言的量范畴进行深入的

考察、细致的分析,能挖掘出鄂东方言蕴涵量范畴中的语法现象,并了解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能使绝大部分的语法现象在其中找到一定的位置,不容易漏掉;更便于将鄂东方言中的量范畴与普通话的量范畴进行比较,归纳出鄂东方言量范畴的规律;更有利于加强语言研究中语义这一薄弱环节;

0.2.2.2 本书的研究意义

(1) 鄂东方言与其他方言比较,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在量范畴方面有着显著的特点。此前,学者们只对鄂东某些方言点的量词作过单篇的研究,而且数量很少。而对鄂东方言的量范畴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鄂东方言量范畴的研究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白。

(2) 关于鄂东方言的归属问题,自《中国语言地图集》出版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对这一地区各地方言的深入研究。方言语法的研究有利于认识方言的整体面貌,而量范畴是方言语法、语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一个难点。对鄂东方言量范畴进行深入观察和描写,将事实的描述同理论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探索量范畴的规律,对于弄清鄂东方言的归属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 汉语里量词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从类型学上看,凡是有“数”范畴(即用形态变化的方式来表示“数量”范畴)的语言没有量词,英语的名词都有“数”的范畴,没有量词这样一个词类。如英语里的“a piece of chalk(一支粉笔)”,“a bit of land(一小块土地)”等说法里的 piece 和 bit 看着类似“支”和“块”,其实它们都是名词,而且类似这样的名词也不多。而凡是有量词的语言,如汉语,就没有“数”的范畴,因为汉语是缺乏形态标志和变化的语言,没有通过词的形态变化形式来表示“数”范畴的语言事实,因此汉语有量词。“量词在国语中用得很多,凡名词上加数词,多半要带量词。”^①不同的名词要用不同的量词,以至于汉语的名词是按适用的量词来分类的。鄂东方言的量范畴有着显著的特点,所以研究鄂东方言中量的范畴具有类型学的意义。

(4) 由于印欧语系语言没有量词,以印欧语为蓝本的汉语语法便长期没有设立量词这个词类,也没有建立起量范畴的理论,因此人们对以量词为底座的量范畴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而汉语量词最初大量存在于方言之中,方言中量的范畴也很丰富,因此结合语义和表达系统地研究方言量范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既有利于全面认识方言,把握汉语的整体面貌,也有利于丰富汉语量范畴的理论,推进汉语方言学和汉语

^①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74页。

语法学的发展,并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2.3 本书语料的来源和研究方法

0.2.3.1 本书语料的来源

本书使用的语料大部分来自田野调查。从2002年开始,笔者就着手本书的写作,制定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方案:①制定切实可行的写作提纲。先就考察范围内各县市方言的量范畴分别进行调查研究,然后综合分析比较。就各点方言而言,描写力求详尽,分析力求中肯;②归纳整理好所占有的方言量范畴材料,分门别类,构建出一个鄂东方言量范畴体系;③调查时做到既要进行田野调查,即深入到鄂东各方言区进行调查,又要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了46个代表点,找了300多个发音人。收取例句两万多条。文中的例句都是调查所得。

0.2.3.2 本书的研究方法

(1) 对母语的调查方法

“当前首先需要大力提倡并鼓励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的学者和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开展对自己母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既要注意所调查的方言语法跟普通话语法之间相一致的地方,更要注意所调查的方言语法跟普通话语法之间不一致的地方。”^①

传统的方言语法调查研究实质是属于以标准语为参照点、有针对性的方言语法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当然也需要,但是如果只是靠这种调查方法,所搜集的语料毕竟是有限的,不能真正认识某个方言的语法全貌,甚至会出现以普通话的语法模式来套方言语法的现象。某个语法表现,某个特殊句法格式或某个特殊虚词的用法等,不一定都能在所调查的语料中呈现。还有学者是利用各地的方言志及有关的语法书进行调查,这种方法掩盖了很多方言事实。

因此本书一方面采取田野调查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对母方言的内省方法,这是目前提倡的最好的调查方法。鄂东方言是我的母语,对于母语中的每一个量范畴现象我比较熟悉,可以通过内省的办法来尽可能的挖掘出来。将这两方面的语料结合在一起,然后对这些语料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这样就能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认识鄂东方言的量范畴的基本面貌。

(2) 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扎实的方言语法调查的基础上,必须开展对比研究,对比研究包括

① 陆俭明:《关于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之管见》,《语言科学》2004年第2期。

方言与方言的对比研究,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方言和古汉语的对比研究,此书主要是从共时平面上将鄂东方言的量范畴与其他方言和普通话的量范畴进行横向比较。例如在谈到主观大量的时候,将鄂东方言的“一+量+的+N”与普通话的“一+量+N”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比较;谈主观小量的时候,将“X把”与其他方言和古汉语进行比较。这种对比研究与鄂东方言量范畴调查研究起着互动的作用,将大大有助于推进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3) 运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法。

按照立体研究的方法,既作语义、语形、语值的综合研究,又作方言、共同语与古代汉语立体的研究。具体说,是由静态分析逐渐演变到动态的分析。动态分析的目的是:要弄清每一个语法事实,有必要由表察里,由里究表,考其语值。语值的考察着重于文化价值的考察,从文化的视角考察鄂东方言量范畴文化共性和文化个性。例如:“数+量+O”是只见于鄂东方言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体现了汉语语法的结构形式在总体上显现出趋简性的特征,与汉民族文化的趋简性是一致的。同时还采用共时比较和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共时方面,既重视与共同语语法结构、功能的异同比较,又重视江淮官话内部各方言片之间语法结构及功能的比较,还重视和周边方言语法结构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揭示其规律。历时方面,将鄂东方言量范畴与近代量范畴进行比较,进而考察鄂东内部各方言点量范畴的演变规律。共时与历时相联系,共性与个性并重,使本书既有静态的描写,又有动态的分析。

(4) 运用“有界”和“无界”的分析理论。目前在国外认知语言学领域,关于语义数量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围绕着“有界”与“无界”问题展开的,“有界”和“无界”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之一,也反映了量的重要特征:事物的量有“有界”和“无界”之分,动作的量也有“有界”和“无界”之分,事物性质的程度也有“有界”和“无界”之分。所以将“有界”和“无界”理论与量范畴研究结合起来是研究量范畴的重要方法。

0.2.3.3 本书的体例

(1) 书中使用国际音标注音,用发圈法标出调值,轻声不标记。

(2) 有些词本音不详,如果用同音字替代,则在字下加“__”表示;如果无同音字替代,则用“□”表示。

(3) 书中例句都标注了使用地域,如果是通用的则不标注。

第一章 鄂东概况

1.1 鄂东人文地理

1.1.1 概述

鄂东即湖北省黄冈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地跨东经 $114^{\circ}24'$ — $116^{\circ}07'$ ，北纬 $24^{\circ}45'$ — $31^{\circ}40'$ 之间，东西宽约 180 公里，南北长约 200 公里。东邻安徽，北靠河南，西接武汉、孝感；南隔长江，与鄂州市、黄石市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相望。全市面积 17446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9.4%。全市总人口 740 万。现辖红安、麻城、武穴、罗田、英山、浠水、蕲春、黄梅等县市和黄州区、龙感湖管理区。

1.1.2 历史沿革

大约在距今 6000—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梅县境内的白湖焦墩、黄州区境内的螺丝山和蕲春县境内的易家河等地就有人类居住，并形成了部落群。西周时，鄂东是扬越的属地。战国时，这里开始成为楚国的国土，先后兴起了邾城和蕲州等城镇。邾城在公元前 279 年时曾为秦国衡山郡治，是当时鄂东最大的城市。

黄冈市境内最早出现的县治是西汉时的黄冈（当时称西陵）和蕲春。东汉时始有黄梅县（当时称浠阳）。东晋时，后赵将领麻秋在麻城地区筑城，称麻城县。南北朝时，分别划蕲春一部置浠水县（448 年）和罗田县（502 年）。北周大象元年（579 年），又分蕲春一部置广济县（当时称永宁）。南宋乾道元年（1165 年），孝宗赵慎在黄陂山下筑城，号英山，是为英山县之始。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划麻城、黄冈、黄陂地建黄安县（即今红安县）。

自先秦至清，黄冈市行政领导机构虽然几经更迭，但黄州和蕲春一直为本市的政治和经济重镇，曾分别为府治和州治驻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黄州府下辖 1 州（蕲州）7 县（黄冈、蕲水、罗田、广济、麻

城、黄梅和英山), 隶属湖北布政使司, 黄安县属汉阳府。

民国元年(1912年), 废府、州设道; 1913年, 鄂东各县尽属武汉黄德道(后改鄂东道, 1914年6月改江汉道)。1926年, 废道, 各县直属湖北省政府。1932年10月, 本市设置湖北省第三、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三专署驻地蕲州, 辖蕲春、广济、黄梅、蕲水(次年改浠水)、罗田、英山(1932年11月从安徽划归湖北省); 四专署驻地黄安、辖黄安、黄陂、黄冈、麻城4县。1936年3月, 三、四专署合并, 改为第二行政督察专署, 驻蕲州, 次年迁黄州。1940年1月, 二专署又改组为湖北省鄂东行署, 并将孝感划入(1943年又划走)。1945年11月, 撤销鄂东行署, 恢复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战前, 还将黄安及黄陂等县一部分划为礼山县, 黄安、麻城等县一部分划为经扶县(今河南省新县)。

土地革命至解放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设置过各种临时的革命政权,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 成立了鄂豫行署第四专员督察公署(下辖黄冈、新洲、麻东、麻西、罗田、浠水6县)和第五专员督察公署(下辖蕲南、蕲北、英山、广济、黄梅5县)。黄安且隶属鄂豫行署三专署。

1949年5月, 鄂东各县全部解放, 四五专署合并, 组成黄冈专署, 专署设于浠水清泉镇, 下辖黄冈、麻城、浠水、罗田、英山、蕲春、广济、黄梅8县。隶属湖北省人民政府。1951年6月划黄冈西部建置新洲县, 划罗田、麻城各一部组成胜利县(后于1956年撤销)。1952年6月又并入阳新、大冶、鄂城、黄安4县。1958年又将大冶划归黄石市。1961年将鄂城县改为鄂城市, 次年又撤市改县, 1965年将阳新、鄂城划属咸宁地区, 1979年又将鄂城划回本区, 建置鄂城市。1983年划鄂城市、鄂城县和黄冈县的黄州镇设置鄂州市, 直属省人民政府; 将新洲划属武汉市。1987年又将黄州镇划归黄冈县。1986年改麻城县为麻城市。1987年改广济县为武穴市。1990年改黄冈县为黄州市。1996年5月18日, 撤销黄冈地区行政公署, 成立地级黄冈市, 同时撤销原县级黄州市, 设团风县和黄州区, 同年9月, 将省属国营龙感湖农场划归黄冈市, 设置龙感湖管理区。黄冈市现辖团风、浠水、罗田、英山、蕲春、黄梅、红安7县, 麻城、武穴2市, 黄州区、龙感湖管理区2区。

1.1.3 地势地貌

黄冈市境内地势北高南低, 形成自北向南逐渐倾斜的梯级地形结构, 东北部为高山区, 中部为丘陵岗地区, 南部为平原湖区。

东北部由于大别山的隆起, 自然构成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其间红安、麻城、英山、罗田、蕲春等县市的北部, 山峦连绵, 高峰突出,